

司鍾

空巒

詩

品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學津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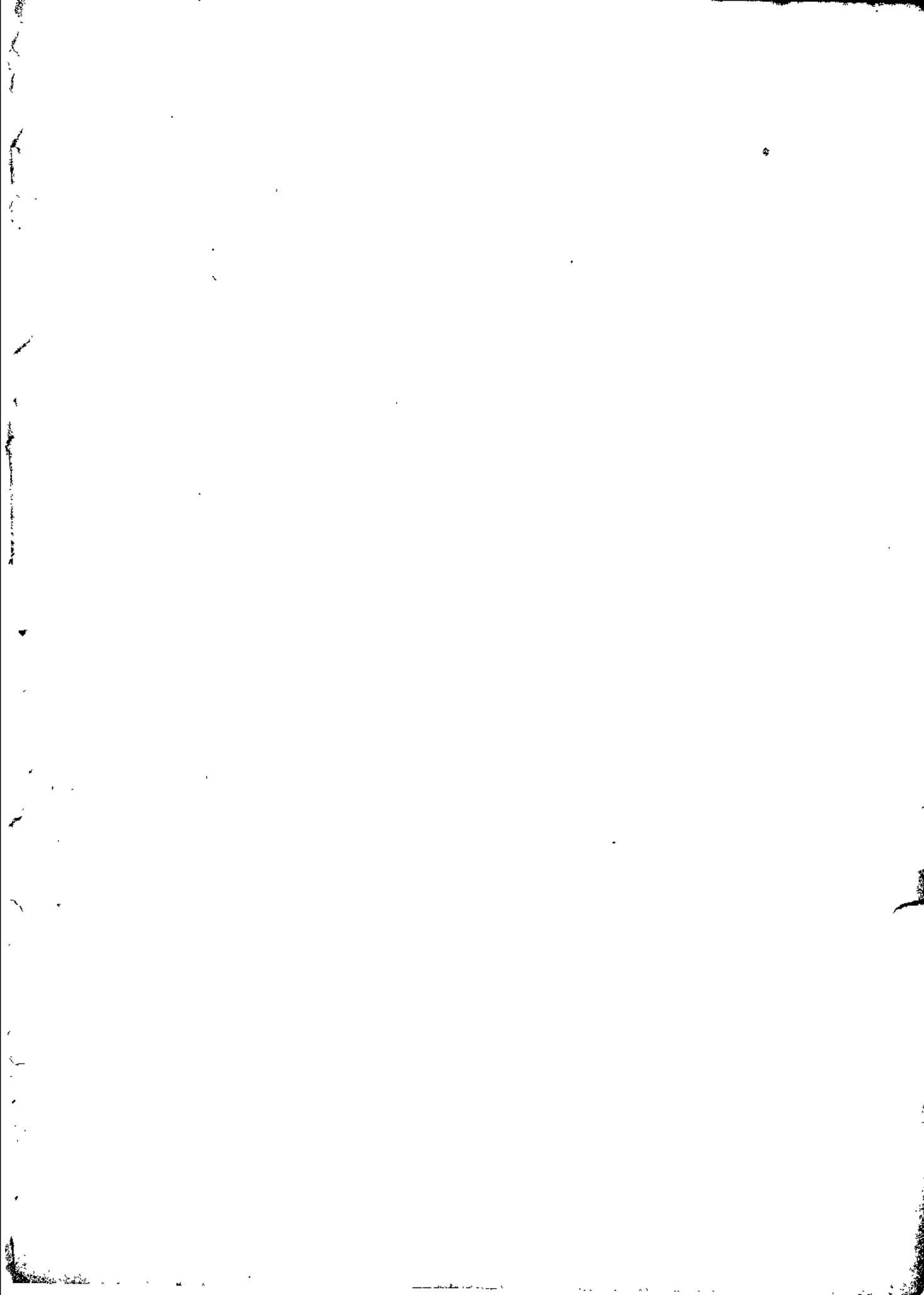
原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 總勘
杭縣 吳高時 顯輯
杭縣 汪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詩品三卷梁鍾嶸撰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與兄屹弟嶼並好學有名齊永明中爲國子生王儉舉本州秀才起家王國侍郎入梁仕至晉安王記室卒於官嶸學通周易詞藻兼長所品古今五言詩自漢魏以來一百有三人論其優劣分爲上中下三品每品之首各冠以序皆妙達文理可與文心雕龍並稱近時王士禛極論其品第之間多所違失然梁代迄今邈踰千祀遺篇舊製什九不存未可以掇拾殘文定當日全集之優劣惟其論某人源出某人若一一親見其師承者則不免附會耳史稱嶸嘗求譽於沈約約弗爲獎借故嶸怨之列約中品案約詩列之中品未爲排抑惟序中深詆聲律之學謂蜂腰鶴膝僕病未能雙聲疊韻里俗已具是則攻擊約說顯然可見言亦不盡無因也又一百三人之中惟王融稱王元長不著其名或疑其有所私尊然徐陵玉臺新詠亦惟融書字蓋齊梁之間避齊和帝之諱故以字行實無他故今亦姑仍原本以存其舊焉



詩品卷上

梁顥川鍾 樂仲偉撰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夐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遠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是後陵遲衰微迄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時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用儔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逮羲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艷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櫟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

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邪故詩有三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躡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戎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心而馳騖焉於是庸音雜體人各爲容至使膏腴子策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衆覩終淪平鈍次有輕薄之徒笑曹劉爲古拙謂鮑昭羲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昭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

青枝徒自棄於高廳，無涉於文流矣。觀王公指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慾，商榷不同，滔灑並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

抱篇章而景慕，曠餘暉以自燭。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

陳思已下，槩稱獨步。

質贏在曹鑿間別構一體方陳恩不足比魏文有餘

晉步兵阮籍詩其源出於小雅無雕蟲之巧而詭懶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入

荒之表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自到遠大頗多感慨之詞厥旨淵放歸趣難求顏延年註

晉平原相陸機詩其源出於陳思才高辭贍舉體華美氣少公余文劣於中宣尚規矩不貴奇錯有

美氣少於公。韓文劣於公。宜能知之。其經金不傷。直致之奇。然其咀嚼英華。厭飫膏澤。文章之淵良也。張公徵其大才。信矣。

晉黃門郎潘岳詩。其源出於仲宣。翰林敷其翩翩然如翔禽之翥羽。衣服之有綃縠。猶曳於桂樹。

如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陸文如披沙簡金
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陸文如披沙簡金
生性見寶榮謂益壽輕華故以潘爲勝翰林篤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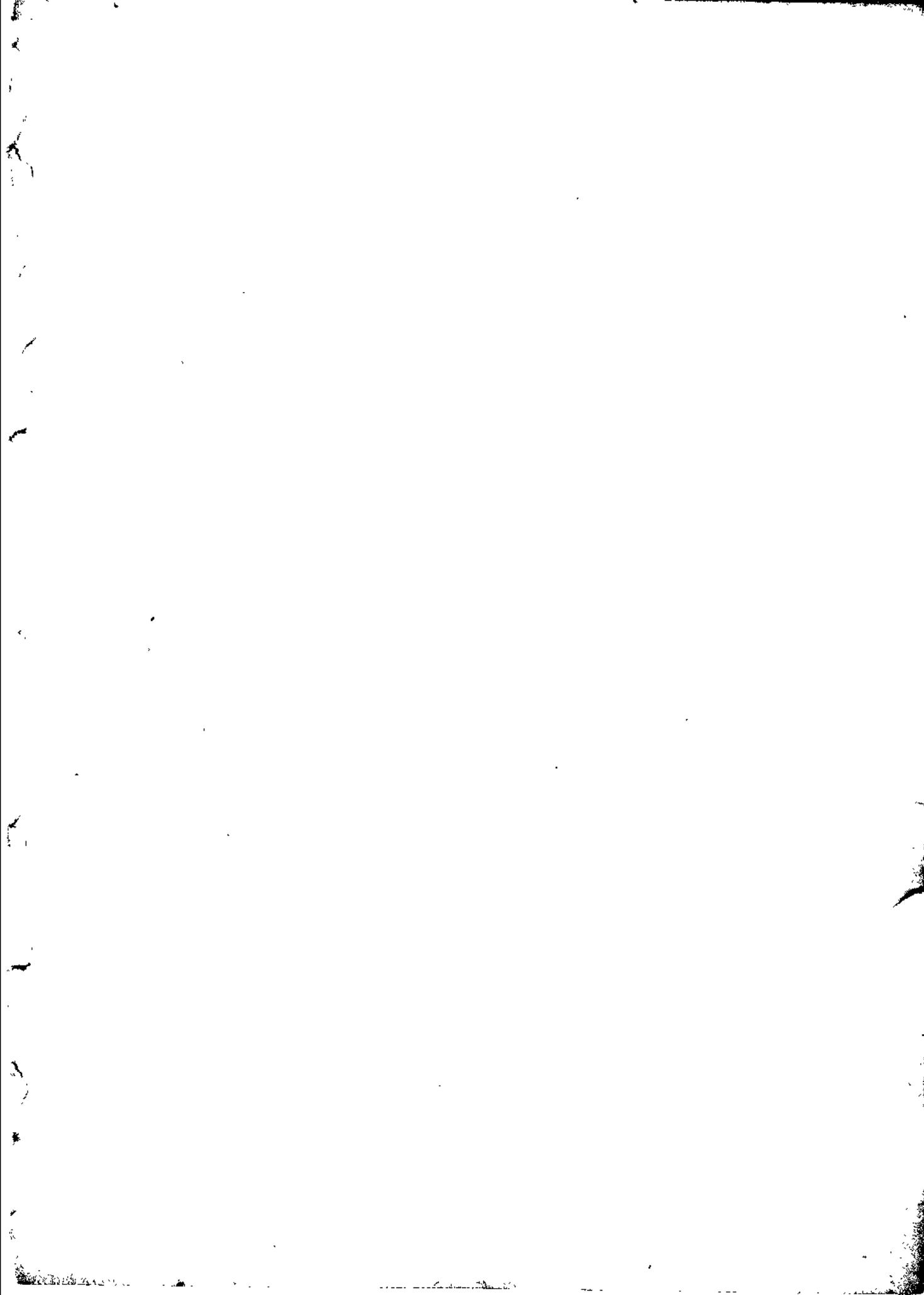
故戴陸爲深余常言陸才如海潘才如江

又巧構形似之言，雄於潘岳，靡於太冲，風流調達，實曠代之高手。詞彩葱蒨，音韻鏗鏘，使人味之，覺

譽不倦

晉記室左思詩其源出於公幹文典以怨頗爲精切得諷諭之致雖野於陸機而深於潘岳謝康樂常言左太沖詩潘安仁詩古今難比宋臨川太守謝靈運詩其源出於陳思雜有景陽之體故尚巧似而逸蕩過之頗以繁蕪爲累繆謂若人興多才高博寓目輒書內無乏思外無遺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迥句處處間起麗典雅新聲絡繹奔會譬猶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塵沙未足貶其高潔也初錢塘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是夕卽靈運生於會稽旬日而謝元亡其家以子孫難得送靈運於杜治養之十五方還都故名客兒之拾音雅室也

詩品卷上



詩品卷中

一品之中略以世代爲先後不以優劣爲詮次又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錄存者夫

屬詞比事乃爲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宣窮往烈至乎吟詠性情亦何貴於

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卽目高臺多悲風亦惟

所見清晨登龍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

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顏延謝

莊尤爲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

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寢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

拘撓補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

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一

理乎陸機文賦通而無貶李充翰林疎而不切

王微鴻寶密而無裁顏延論文精而難曉擊虞

文志詳而博贍頗曰知言觀斯數家皆就談文

體而不顯優劣至於謝客集詩逢詩輒取張隱

文士逢文卽書諸英志錄並義在文曾無品第嶸今所錄止乎五言雖然夫綱羅今古詞文殆

許篇率皆鄙直如偶語惟西北有浮雲十餘首殊美贍可覩始見其工矣不然何以銓衡羣彥對揚厥弟者耶晉中散嵇康詩頗似魏文過爲峻切許直露才傷淵雅之致然託喻清遠良有鑿裁亦未失高流矣晉司空張華詩其源出於王粲其體華艷興託不奇巧用文字務爲妍冶雖名高曇代而疏亮之士猶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謝康樂云張公雖復千篇猶一體耳今置之中品疑弱處之下科恨少在季孟之間矣

魏尚書何晏晉馮翊守孫楚晉著作王贊晉王司徒

掾張翰晉中書令潘尼詩平叔鴻雁之篇風規見

矣子荆零雨之外正長朔風之後雖有累札良亦

無聞季鷹黃華之唱正叔綠繁之章雖不具美而

文彩高麗並得虬龍片甲鳳凰一毛事同駿聖宜

居中品

魏侍中應璩詩祖襲魏文善爲古語指事殷勤雅意深篤得詩人激刺之旨至於濟濟今日所華靡可諷味焉

晉清河守陸雲晉侍中石崇晉襄城太守曹據晉朗陵公何劭清河之方平原殆如陳思之匹白馬于

其哲昆故稱二陸季倫顏遠並有英篇篤而論之

朗陵爲最

晉太尉劉琨晉中郎盧諶詩其源出於王粲善爲懷戇之詞自有清拔之氣琨旣體良才又罹厄運故善敘喪亂多感恨之詞中郎仰之微不逮者矣

漢上計秦嘉嘉妻徐淑詩夫妻事既可傷文亦悽怨爲五言者不過數家而婦人居二徐淑敘別之作亞於團扇矣

魏文帝詩其源出於李陵頗有仲宣之體則新奇百

晉宏農太守郭璞詩憲章潘岳文體相輝彪炳可翫始變永嘉平淡之體故稱中興第一翰林以爲詩首但遊仙之作辭多慷慨乖遠元宗而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棲榛梗乃是坎壈詠懷非列儒之趣也

晉吏部郎袁宏詩彥伯詠史雖文體未道而鮮明緊健去凡俗遠矣

晉處士郭泰機晉常侍顧愷之宋謝世基宋參軍顧邁宋參軍戴凱詩泰機寒女之製孤怨宜恨長康能以二韻答四首之美世基橫海顧邁鴻飛戴凱人實貧羸而才章富健觀此五子文雖不多氣調警拔吾許其進則鮑昭江淹未足逮止越居中品僉曰宜哉

宋徵士陶潛詩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文體省靜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愴每觀其文想其人德世歎其質直至於歡言酌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爲田家語耶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

宋光祿大夫顏延之詩其源出於陸機尚巧似體裁綺密情喻淵深動無虛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彌見拘束雖乖秀逸是經綸文雅才雅才減若人則蹈於困躉矣湯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彩鏤金顏終身病之

宋豫章太守謝瞻宋僕射謝混宋太尉袁淑宋徵君王微宋征虜將軍王僧達詩其源出於張華才力苦弱故務其清淺殊得風流媚趣課其實錄則豫

章僕射宜分庭抗禮徵君太尉可託乘後車征虜卓卓殆欲度驛駒前

宋法曹參軍謝惠連詩小謝才思富捷恨其蘭玉夙凋故長轡未騁秋懷搗衣之作雖復靈運銳思亦何以加焉又工爲綺麗歌謠風人第一謝氏家錄云康樂每對惠連輒得佳語後在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寤寐間忽見惠連卽成池塘生春草故常云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

宋參軍鮑昭詩其源出於二張善製形狀寫物之詞得景陽之誠詭含茂先之靡漫骨節強於謝混駢邁疾於顏延總四家而擅美跨兩代而孤出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當代然貴尚巧似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調故言險俗者多以附昭

齊吏部謝朓詩其源出於謝混微傷細密頗在不倫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道足使叔源失步明遠變色善自發詩端而末篇多躉此意銳而才弱也至爲後進士子之所嗟慕朓極與余論詩感激頓挫過其文

齊光祿江淹詩文通詩體總雜善於摹擬筋力於王微成就於謝朓初淹罷宣城郡遂宿冶亭夢一美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矣可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五色筆以授之爾後爲詩不復成語故世傳江淹才盡

梁衛將軍范雲梁中書郎邱遲詩范詩清便宛轉如流風迴雪邱詩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故當淺於江淹而秀於任昉

梁太常任昉詩彥昇少年爲詩不工故世稱沈詩任筆昉深恨之晚節愛好既篤又亦造變若銓事理拓體淵雅得國士之風故擢居中品但昉旣博物動輒用事所以詩不得奇少年士子效其如此弊矣

梁左光祿沈約詩觀休文衆製五言最優詳其文體察其餘論固知憲章鮑明遠也所以不閑於經綸而長於清怨永明相王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之約于時謝朓未道江淹才盡范雲名級故微故約稱獨步雖文不至其工麗亦一時之選也見重闔里誦詠成音嶸謂約所著旣多今翦除淫雜收其精要允爲中品之第矣故當詞密於范意淺於江也

詩品卷中



詩品卷下

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爲體貳之才銳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辨四聲之論或謂前達偶然不見豈其然乎嘗試言之古曰詩誦皆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爲韻之首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異矣今既不被管絃亦何取於聲律耶齊有王元長者嘗謂余云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唯顏憲子乃云律呂音調而其實大謬唯見范曄謝莊頗識之耳常欲進知音論未就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三賢或貴公子孫幼有文辯於是士流景慕務爲精密襞積細微專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余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爲足矣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閭里已具陳思贈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詠懷子卿雙鳧叔夜雙鸞茂先寒夕平叔衣單安仁倦暑景陽苦雨靈運鄭中士衡擬古越石感亂景純詠仙王微風月謝客山泉詠貧之製惠連搗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謂篇章之珠澤文彩之鄧林漢令史班固漢孝廉鄼炎漢上計趙壹詩孟堅才流而老於掌故觀其詠史有感歎之詞文勝託詠靈芝觀懷寄不淺元叔散懷蘭蕙指斥囊錢苦言切

句良亦勤矣斯人也而有斯困悲夫

魏武帝魏明帝詩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竅不如不亦稱三祖

魏白馬王彪魏文學徐幹詩白馬與陳思答贈偉長與公幹往復雖曰以趣扣鍾亦能閒雅矣

魏倉曹屬阮瑀晉頓丘太守歐陽建晉文學應璩晉中書令嵇含晉河南太守阮駢晉侍中嵇紹晉黃門棗據詩元瑜堅石七君詩並平典不失古體大檢似而二嵇微優矣

晉中書張載晉司隸傳元晉太僕傳咸晉侍中繆襲晉驃騎王濟晉征南將軍杜預晉廷尉孫綽晉徵士許詢詩永嘉以來清虛在俗王武子輩詩貴道家之言爰泊江表元風尚備真長仲祖桓庾諸公猶相襲世稱孫許彌善恬淡之詞

晉徵士戴逵晉東陽太守殷仲文詩晉宋之際殆無詩乎義熙中以謝益壽殷仲文爲華綺之冠殷不競矣

宋尚書令傅亮詩季友文余常忽而不察今沈特進撰詩載其數首亦復平矣宋記室何長瑜羊曜璠宋詹事范曄詩乃不稱其才亦爲鮮舉矣

宋孝武帝宋南平王鑠宋建平王宏詩孝武詩彫文織絲過爲精密爲二藩希慕見稱輕巧矣

宋光祿謝莊詩希逸詩氣候清雅不逮於王袁然興

屬閑長良無鄙促也

宋御史蘇寶生宋中書令史陵修之宋典祠令任曇

緒宋越騎戴法興詩蘇陵任戴並著篇章亦爲搘

紳之所嗟詠人非文才是愈甚可嘉焉

宋監典事區惠恭詩惠恭本胡人爲顏師伯幹顏爲詩筆輒偷定之後造獨樂賦語侵給主被斥及大將軍修北第差充作長時謝惠連兼記室參軍惠恭時往共安陵嘲調末作雙枕詩以示謝謝曰君誠能恐人未重且可以爲謝法曹造遺大將軍見之賞歎以錦二端賜謝辭曰此詩公作長所製請以錦賜之

齊惠休上人齊道猷上人齊釋寶月詩惠休淫靡情過其才世遂匹之鮑昭恐商周矣羊曜璠云是顏公忌昭之文故立休鮑之論庾白二胡亦有清句行路難是東陽柴廓所造寶月嘗憇其家會廓亡因竊而有之廓子賣手本出都欲訟此事乃厚賂止之

齊高帝齊征北將軍張永齊太尉王文憲詩齊高帝詩詞藻意深無所云少張景雲雖謝文體頗有古意至如王師文憲旣經國圖遠或忽是雕蟲齊黃門謝超宗齊潯陽太守邱靈鞠齊給事中郎劉祥齊司徒長史檀超齊正員郎鍾憲齊諸暨令顏則齊秀才顧則心詩檀謝七君並祖襲顏延欣欣不倦得士大夫之雅致乎余從祖正員常云大明泰始中鮑休美文殊已動俗唯此諸人傳顏陸體優非言之失也

用固執不如顏諸暨最荷家聲

齊參軍毛伯成齊朝請吳邁遠齊朝請許謠之詩伯成文不全佳亦多惆悵吳善於風人答贈許長於短句詠物湯休謂遠云吾詩可爲汝詩父以訪謝光祿云不然爾湯可爲庶兄

齊鮑令暉齊韓蘭英詩令暉歌詩往往斷絕清巧擬古尤勝唯百願淫矣昭嘗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亞於左芬臣才不及太冲爾蘭英綺密甚有名篇又善談笑齊武謂韓云借使二媛生於上葉則玉階之賦紈素之詞未詎多也

齊司徒長史張融齊詹事孔稚珪詩思光紓緩誕放縱有乖文體然亦捷疾豐饒差不局促德璋生於封谿而文爲彫飾青於藍矣應變將略非武侯所長未足以貶臥龍

齊僕射江祐詩猗猗清潤弟祀明靡可懷

齊記室王巾齊綏遠太守卞彬齊端溪令卞錄詩王巾二卞詩並愛奇嶄絕慕袁彥伯之風雖不宏綽而文體勦淨去平美遠矣

齊諸暨令袁嘏詩嘏詩平平耳多自謂能常語徐太子尉云我詩有生氣須人捉著不爾便飛去

齊雍州刺史張欣泰梁中書郎范鎮詩欣泰子真並希古勝文鄙薄俗製賞心流亮不失雅宗

梁秀才陸厥詩觀厥文緯具識丈夫之情狀自製未

梁常侍虞羲
梁建陽令江洪詩子陽詩奇句清拔謝朓常嗟頌之洪雖無多亦能自迥出

梁步兵鮑行卿
梁晉陵令孫察詩行卿少年甚擅風謠之美察最幽微而感賞至到耳

詩品卷下

仲偉爲梁記室參軍。一時頗號知言採輯漢魏以來詩家一百有二人。釐爲上中下三品實詩話伐山也。大略以曹劉爲文章之聖。陸謝爲體貳之才。又云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或軒或輕。宋人詩話數十家罕見其嚴毅如此。但六朝作者各自專工一體。後來爭相祖述。故云某出于某也。至若靖節先生詩自寫其胸中之妙。不屑屑于比擬。乃謂其出于應璩。不知何據。豈以靖節述酒諸篇。悼國傷時。彷彿百一詩。託刺在位遺意耶。湖南毛晉識。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詩品一卷唐司空圖撰圖有文集已著錄唐人詩格傳於世者王昌齡杜甫賈島諸書率皆依託卽皎然杼山詩式亦在疑似之間惟此一編真出圖手其一鳴集中有與李秀才論詩畫謂詩貫六義諷諭抑揚渟蓄淵雅皆在其中惟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後可言意外之致又謂梅止於酸鹽止於鹹而味在酸鹹之外其持論非晚唐所及故是書亦深解詩理凡分二十四品曰雄渾曰沖淡曰纖穠曰沈著曰高古曰典雅曰洗鍊曰勁健曰綺麗曰自然曰含蓄曰豪放曰精神曰縝密曰疎野曰清奇曰委曲曰實境曰悲慨曰形容曰超詣曰飄逸曰曠達曰流動各以韻語十二句體貌之所列諸體畢備不主一格王士禎但取其采采流水蓬蓬遠春二語又取其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二語以爲詩家之極則其實非圖意也